

良友交學叢書

新與舊

沈從文著



蕭 蕭

鄉下人吹唢哪接媳婦，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。

唢哪後面一頂花轎，四個伙子平平穩穩的擡着，轎中人被銅鎖鎖在裏面，雖穿了平時不上過身的體面紅綠衣裳，也仍然得荷荷大哭。在這些小女人心中，做新娘子，從母親身邊離開，且準備作他人的母親，從此將有許多新事情等待發生。像做夢一樣，將同一個陌生男子湊在一個牀上睡覺，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，當然十分害怕，所以照例覺得要哭，就哭了。也有做媳婦不哭的人。蕭蕭做媳婦就不哭。這女人沒有母親，從小寄

養到伯父種田的莊子上，出嫁只是從這家轉到那家。因此到那一天這女人還只是笑。她又不害羞，又不怕，她是什麼事也不知道，就做了人家的媳婦了。

蕭蕭做媳婦時年紀十二歲，有一個小丈夫，年紀三歲。丈夫比她年少九歲，還在吃奶。地方規矩如此，過了門，她喊他做弟弟。她每天應作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樹下去玩，餓了，喂東西吃，哭了，就哄他，摘南瓜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頭上，或者親嘴，一面說，「弟弟，哪，嗶。再來，嗶。」在那滿是骯髒的小臉上親了又親，孩子于是便笑了。孩子一歡喜，會用短短的小手亂抓蕭蕭的頭髮。那是平時不大能收拾蓬蓬鬆鬆到頭上的黃髮。有時垂到腦後一條有紅絨繩作結的小辮兒被拉，生氣了，就撻那弟弟，弟弟自然嚙的哭出聲來，蕭蕭便也裝成要哭的樣子，用手指着弟

弟的哭臉，說，「哪，不講理，這可不行！」

天晴落雨日子混下去，每日抱抱丈夫，也時常到溪溝裏去洗衣，搓尿片，一面還檢拾有花紋的田螺給坐到身邊的丈夫玩。到了夜裏睡覺，便常常做世界上人所做過的夢，夢到後門角落或別的什麼地方檢得大把大把銅錢，吃好東西，爬樹，自己變成魚到水中溜扒，或一時彷彿很小很輕，身子飛到天上衆星中，沒有一個人，只是一片白，一片金光，於是大喊「媽！——人醒了。醒來心還只是跳。吵了隔壁的人，就罵着，「瘋子，你想什麼！」却不作聲只是咕咕笑着。也有很好很爽快的夢，爲丈夫哭醒的事。那丈夫本來晚上在自己母親身邊睡，吃奶方便，但是吃多了奶，或因另外情形，半夜大哭，起來放水拉稀是常有的事。丈夫哭到婆婆不能處置，於是蕭蕭輕腳輕手爬起來，眼屎朦朧，走到床邊，把人抱起，給他看燈光，

看星光。或者仍然啾啾的親嘴，互相覷着，孩子氣的「噉噉」，看貓呵，「那樣喊着哄着。于是丈夫笑了。慢慢的闔上眼。人睡了，放上床，站在床邊看着，聽遠處一傳一遞的鷄叫，知道天快到什麼時候了。于是仍然蜷到小床上睡去。天亮了，雖不做夢，却可以無意中閉眼開眼，看一陣空中黃金顏色變幻無端的葵花。

蕭蕭嫁過了門，做了拳頭大丈夫的媳婦，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，這只看她半年來身體發育就可明白。風裏雨裏過日子，像一株長在園角落不爲人注意的葦蔴；大葉大枝，日增茂盛。這小女人簡直是全不爲丈夫設想那麼似的長大起來了。

夏夜光景說來如做夢。坐到院心，揮搖蒲扇，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

螢，聽南瓜棚上紡織娘子咯咯咯拖長聲音紡車，禾花風脩脩吹到臉上，正是讓人在自己方便中說笑話的時候。

蕭蕭好高，一個人常常爬到草料堆上去，抱了已經熟睡丈夫在懷裏，輕輕的輕輕的隨意唱着那使自己也快要睡去的歌。

在院中，公公婆婆，祖父祖母，另外還有幫工漢子兩個，散亂的坐，小板凳無一作空。

祖父身邊有烟包，在黑暗中放光。這用艾蒿作成的長火繩，是驅逐長腳蚊東西，蜷在祖父腳邊，就如一條黑色長蛇。

想起白天場上的事，那祖父開口說話，

「聽三金說前天有女學生過身。」

大家就哄然笑了。

這笑的意義何在？只因爲大家都知道女學生沒有辮子，像個尼姑，穿的衣服又像洋人，吃的，用的，……總而言之，一想起來就覺得怪可笑！

蕭蕭不大明白，她不笑。所以祖父又說話了。他說。

「蕭蕭，你將來也會做女學生；」

大家于是更哄然大笑起來。

蕭蕭爲人并不愚蠢，覺得這一定是不利於己的一件事情了，所以接口便說：

「我不做女學生！」

「不做可不行。」

「我不做。」

衆口一聲的說：「非做女學生不行！」

女學生這東西，在本鄉的確永遠是奇聞。每年熱天，據說放「水」假日子一到，便有三三五五女學生，由一個荒謬不經的熱鬧地方來，到另一個遠地方去，取道從本地過身，從鄉下人眼中看來，這些人皆近于另一世界中的活下的人，裝扮如怪如神，行為也不可思議。這種人過身時，使一村人皆可以說一整天的笑話。

祖父是當地人物，因為想起所知道的女學生在大城中的生活情形，所以說笑話要蕭蕭也去作女學生。一面聽到這話就感覺一種打哈哈趣味，一面還有那被說的蕭蕭感覺一種惶恐，說這話的不為無意義了。

女學生由祖父方面所知道的是這樣一種人：她們穿衣服不管天氣冷暖，吃東西不問飢飽，晚上交到子時纔睡覺，白天正經事全不作，只知唱歌打球，讀洋書。她們一年用的錢可以買十六隻水牛。她們在省裏京裏想

往什麼地方去時，不必走路，只要鑽進一個大匣子中，那匣子就可以帶她到地。她們在學校，男女一處上課，人熟了，就隨意同那男子睡覺，也不要媒人，也不要財禮，名叫「自由」。她們也做官；做縣官，帶家眷上任，男子仍然喊作老爺，小孩子叫少爺。她們自己不養牛，却吃牛奶羊奶，如小牛小羊，買那奶時是用鐵罐子盛的。她們無事時到一個唱戲地方去，那地方完全像個大廟，從衣袋中取出一塊洋錢來，（那洋錢在鄉下可買五隻母雞，）買了一小方紙片兒，拿了那紙片到裏面去，就可以坐下看洋人扮演影子戲。她們被冤了，不賭咒，不哭。她們年紀有老到二十四歲還不肯嫁人的，有老到三十四五還好意思嫁人的。她們不怕男子，男子不能使她們受委屈，一受委屈就上衙門打官司，要官罰男子的款，這筆錢她可以同官平分。她們不洗衣煮飯，有了小孩子也只化五塊錢或十塊錢一

月，雇人專管小孩，自己仍然整天看戲打牌。……

總而言之，說來都希奇古怪，豈有此理。這時經祖父一爲說明，聽過這話的蕭蕭，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，以爲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，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？不管好歹，做女學生極有趣味，因此一來却已爲這鄉下姑娘體念到了。

因爲聽祖父說起女學生是怎樣的人物，到後蕭蕭獨自笑得特別久。笑夠了時，她說，

「祖父，明天有女學生過路，你喊我，我要看。」

「你看，她們捉你去作丫頭。」

「我不怕她們。」

「她們讀洋書你不怕？」

「我不怕。」

「她們咬人你不怕？」

「也不怕。」

可是這時蕭蕭手上所抱的丈夫，不知爲甚麼，在睡夢中哭了，媳婦用作母親的聲勢，半哄半嚇說，

「弟弟，弟弟，不許哭，不許哭，女學生咬人來了。」

丈夫還仍然哭着，得抱起各處走走。蕭蕭抱着丈夫離開了祖父，祖父同人說另外一樣話去了。

蕭蕭從此以後心中有個「女學生。」做夢也便常常夢到女學生，且夢到同這些人並排走路。彷彿也坐過那種自己會走路的匣子，她又覺得這匣子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。在夢中那匣子的形體同谷倉差不多，裏面有小小

灰色老鼠，眼珠子紅紅的。

因為有這樣一段經過，祖父從此喊蕭蕭不喊「小丫頭」，不喊「蕭蕭」，却喚作「女學生」。在不經意中蕭蕭答應得很好。

鄉下裏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，時時不同。世界上人把日子糟塌，和蕭蕭一類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樣的，各人皆有所得，各人皆為命定。城市中文明人，把一個夏天全消磨到軟綢衣服精美飲料以及種種好事情上面。蕭蕭的一家，因為一個夏天，却得了十多斤細麻，二三十担瓜。

作小媳婦的蕭蕭，一個夏天中，一面照料丈夫，一面還績了細麻四斤。這時工人摘瓜，在瓜間玩，看碩大如盆上面滿是灰粉的大南瓜，成排成堆擺到地上，很有趣味。時間到摘瓜，秋天已來了，院子中各處有從屋

後林子裏樹上吹來的大紅大黃木葉。蕭蕭在瓜旁站定，手拿木葉一束，爲丈夫編小笠帽玩。

工人中有個名叫花狗，抱了蕭蕭的丈夫到棗樹下去打棗子。小小竹桿打在棗樹上，落棗滿地。

「花狗大，莫打了，太多了吃不完。」

雖這樣喊，還不動身。到後，彷彿完全因爲丈夫要棗子，花狗纔不聽話。蕭蕭於是又喊他那小丈夫：

「弟弟，弟弟，來，不許檢了。吃多了生東西肚子痛！」

丈夫聽話，兜了一堆棗子向蕭蕭身邊走來，請蕭蕭吃棗子。

「姊姊吃，這是大的。」

「我不吃。」

「要吃一顆！」

她兩手那裏有空！木葉帽正在製邊，工夫要緊，還要個人幫忙！

「弟弟，把棗子喂我口裏。」

丈夫照她的命合作事，作完了覺得有趣，哈哈大笑。

她要他放下棗子幫忙捏緊帽邊，便於添加新木葉。

丈夫照她吩咐作事，但老是頑皮的搖動，口中唱歌。這孩子原來像一隻貓，歡喜時就得搗亂。

「弟弟，你唱的是什麼。」

「我唱花狗大告我的山歌，」

「好好的唱給我聽。」

丈夫於是就唱下去，照所記到的歌唱：

「天上起雲雲起花，

包谷林裏種豆莢，

豆莢纏壞包谷樹，

嬌妹纏壞後生家。

天上起雲雲重雲，

地下埋壞墳重墳，

嬌妹洗碗碗重碗，

嬌妹床上人重人。

丈夫唱歌中意義全不明白，唱完了就問好不好。蕭蕭說好，并且問從誰學來的。她知道是花狗教他的，却故意盤問他。

「花狗大告我，他說還有好歌，長大了再教我唱。」

聽說花狗會唱歌，蕭蕭說，

「花狗大，花狗大，您唱一個歌我聽聽。」

那花狗，面如其心，生長得不很正氣，知到蕭蕭要聽歌，人也快到聽歌的年齡了，就給她唱「十歲娘子一歲夫。」那故事說的是妻年大，可以隨便到外面作一點不規矩事情，夫年小，只知道吃奶，讓他吃奶。這歌丈夫完全不懂，懂到一點兒的蕭蕭。把歌聽過後，蕭蕭裝成「我全明白」那種神氣，她用生氣的樣子，對花狗說，

「花狗大，這個不行，這是罵人的歌！」

花狗分辯說，「不是罵人的歌。」

「我明白，是罵人的歌。」

花狗難得說多話，歌已經唱過了，錯了陪禮，只有不再唱。他看她已經有點懂事了，怕她回頭告祖父，就把話支開，扯到「女學生」。他問蕭

蕭，看不看過女學生習體操唱洋歌的事情。

若不是花狗提起，蕭蕭幾乎已忘却了這事情。這時又提到女學生，她問花狗近來有不有女學生過路。

花狗一面把南瓜從棚架邊抱到牆角去，告她女學生唱歌的事，這些事的來源就是蕭蕭的那個祖父。他在蕭蕭面前說了點大話，說他曾經到官路上見到四個女學生，她們都拿得有旗幟，走長路流汗喘氣之中仍然唱歌，同軍人所唱的一模一樣。不消說，這完全是笑話。可是那故事把蕭蕭可樂壞了。

花狗是會說會笑的一個人。蕭蕭帶着欷歔口氣說「花狗大，你膀子真大。」他就說，「我不止膀子大。」

「你身個子也大。」